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

一位贴身侍卫官目击记

薛家柱 王月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

——一位贴身侍卫官目击记

薛家柱 王月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K264.8
25

(京) 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一位贴身侍卫官目击记/薛家柱、
王月曦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3

ISBN 7-5035-1014-5

I. 蒋… II. ①薛… ②王… III. ①蒋介石-传记②西安
事变-史料 IV. K827. 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国防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80千字 印数：1—11000册

定价：6.20元

130902

责任编辑 杜世伟
封面设计 张志明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吴白桦

序

“西安事变”迄今已有 57 年了。此次“事变”震惊中外，关系大局，影响后世。以此事件为背景的史籍、著作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相继问世，蔚为大观，这是很可喜的。可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事变”的真相或者说内存关联至今仍莫衷一是。这对一个“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者来说不能不引为憾事。薛、王两君几次来我身边采访，王月曦君同我又是同乡、同事，我是奉化市历届政协副主席，她是常务委员，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把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 6 年（1932——1938 年）的所见所闻都对他们详细作了介绍。他们根据我的回忆，花了十年时间，写出了这本《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我的亲历记。我很高兴能在耄耋之年看到用文学形式反映的、翔实的“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在秋色醉人，花圃簇锦的我的小院里，我谛听着老伴冯锦华、儿子汪闻天轮番朗读《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仿佛又置身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之中。

我是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生，回国后执教于上海新华艺专兼昌明艺专油画系主任。因与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毛庆祥有同学同乡之谊，他介绍我进侍从室工作，担任第四组组长，为蒋掌管政务文电。自那时起至 1938 年调行政院任简任秘书，在长达 6 年的时间里，我与蒋介石可谓朝夕相处，形影不离。1936 年 10 月下旬，蒋介石为避寿，轻装简从赴洛阳又至西安，下榻华清池五间厅。我的卧室与他的卧室毗邻，中间只隔一间会客室。12 月

12日清晨5时许，突然枪声大作，以为是兵变。蒋被惊醒，由他的外甥竺培基等侍卫官搀扶出逃。我还在床上，就见东北军警卫连长孙铭九领兵闯进来，持枪逼问我：“委员长在何处？”我回答：“不知道。”遂被俘至西安西京宾馆。张学良亲自来住处宽慰我们。我与张学良将军私交甚笃，很理解他当时处境。感谢共产党周恩来先生竭力斡旋，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如有有生之年能与张将军晤面话旧，那一定会有更多共同语言了。

历史当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也不是已拜过姑嫜名分既定的小媳妇。它象一幅画、一首诗、一粒种子，仍旧是让人识辨让人咀嚼，让人深思的东西，仍旧有见仁见智的价值，所以，薛王两君在本书的客观描写中，仍不免包含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辨识和理解。对此，我绝不强调苟同。我更希望读者诸君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以自己的卓识悟出历史的真谛。

汪 日 章

1992. 9. 20

引子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每当吟诵起白居易《长恨歌》这千古绝唱，就会想起杨贵妃和唐明皇，想起离西安不远的临潼华清池。

华清池位于骊山北麓。骊山，位于西安市以东约 30 公里的临潼县城南，属于秦岭山脉向北突出的一个支脉。骊山上苍松翠柏成荫，奇花异卉飘香，美如锦绣，因而又名绣岭。

登上骊山，举目北望，渭水如带，阡陌纵横；俯视山麓，林木葱郁，殿宇辉煌，亭台楼阁，池水桥廊，交相辉映。因而远在周秦时代，这儿就是人们游览与休憩的胜地。《古迹志》载：“骊山崇峻不如太华，绵亘不如终南，幽异不如太白，奇险不如龙门。然而，三皇传为旧居，周、秦、汉、唐以来多游幸离宫别馆。既入遗编，绣岭温汤皆成佳境”。

华清池历史悠久。相传 2800 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周幽王就曾在这里修建宫殿。到了秦代，秦始皇又在这里建起了离宫别馆，名曰“骊山汤”。汉武帝时，又在“骊山汤”基础上修成了更为豪华的离宫。唐代诗人张籍在《华清宫》一诗中这样描绘汉朝时华清池的情景：“温泉流入汉离宫，宫树行行浴殿空。武帝归时人欲尽，青山空闲御墙中”。

到了唐朝，更在华清池大兴土木，名曰“温泉宫”。唐玄宗更沿骊山北麓修建了一座座宫殿、楼阁和浴室，并利用温泉水建造

鱼池、莲池等建筑群，宫殿四周修筑罗城围护。至此，华清池成了地上仙境、人间月宫，温泉四周大小殿宇辉煌，亭台楼阁相望；池中鱼戏莲荷，岸边柳绿桃红。华清池由此而得名，《长恨歌》也由此而产生。因为在天宝年间，唐玄宗每年10月即携带杨贵妃到华清池游宴作乐，直到年底或来年暮春才回长安。他整日终夜在华清池寻欢作乐，恣意挥霍，不理朝政。白居易才在《长恨歌》里悲愤地描述：“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时光足足流逝了1000多年。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华清池的旖旎风光依然不减唐明皇和杨贵妃时的景色。“此水贵妃曾照影，不堪流入旧宫来。”温泉的水还是那样一池凝碧、清澈暖人。只是这儿增添了一些20世纪的现代化建筑 and 情调。在这占地30多亩的园林当中，四周环以一道依山而建的高低起伏围墙，里面有一幢坐南朝北的老式洋台门面的别墅。从大门进去，是一排宽敞的五开间房屋，俗称“五间厅”。

这儿有温泉设施，有曲径通幽的亭台房屋，还有清池、假山、花木，真是个使人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好所在。只有大门口的岗楼和戒备森严的卫队破坏了这宁静幽雅的园林风光与如梦如诗的情调。

1936年初冬，华清池来了新的主人，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蒋介石。他为了解决“西安问题”，布置“剿共”计划，镇压抗日运动，亲自来到西安。他将行辕设在华清池，本人就住在当时为“西安中国旅行社”的五间厅503房间。

自从这儿暂时作为蒋介石的行营之后，山水园林为之黯然变色，骊山之麓笼罩上一层肃穆恐怖的阴霾。华清池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肃杀之气弥漫在这30亩园林的上空，使人一见华清池的大门就望而却步。

此刻，已是午夜过后，临近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夜色如烟，万籁俱寂，好似堕入扑朔迷离的太虚幻境之中。除了那隐约

可见的白色围墙和哨兵的黑影，除了叮咚作响的泉水和僵而不死的几声秋虫，尚使人感到有些人间味之外；什么绿树、梅花、曲径、假山……全被浓重夜色所湮没，堕入一个诡谲而怪异的境界，使人产生一种恐惧不安的感觉。特别是树丛中透出的几点灯光，更如躲藏在暗处人的眼睛，在虎视眈眈盯着你。

蒋介石早已躺在多少代帝王曾经做过春梦的宫阙旧址床榻上。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不管做着甜梦还是噩梦。可是蒋介石却睡卧不安，神思不宁，似梦非梦地几度被惊醒。胸口憋闷异常，不住地心悸，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怎么啦？他烦躁地强闭上眼睛，一夜都处于这种若睡若醒的恍惚神态……

今天晚上，宴请张学良等人的酒会草草结束，席间气氛冷冷清清，那滋味比吃丧酒还难堪。他懊丧地离席而去，在小宾馆的温泉浴池里泡了好长一会，才回到房间睡觉。

他习惯在临睡前把一口假牙放在桌上。打开了《曾文正公家书》浏览了一下，又默诵了一遍《孟子养气之章》和“绵绵穆穆之条”，方才上了床。可是，温泉的浸泡不能松弛他的神经，曾文正公家书和各种养生之道都无法使他镇定安眠。他仍是神不守舍，处于一种睡卧不宁的歇斯底里状态。

侍从室贴身秘书汪日章就住在蒋介石的隔壁房间。他今晚在宴会上喝了几盅酒，情绪显得稍为兴奋。回到房间，把傍晚送到的急电文件让蒋介石过目后，就收拾好卷宗，向委员长道过晚安，回到自己房间就寝。他倒头就睡熟，发出了很酣畅的鼾声。

也许是隔壁传过来的鼾声使蒋介石分外焦躁不安，再加上不时传来几声夜鸟的凄厉哀叫，使这位大人物心惊肉跳。他真盼望黎明早些到来。骊山上刮起了一阵寒风，使萧萧落木黄叶飘零，疏枝残叶在瑟瑟颤栗……

“嘭——”一声枪响，划破了岑寂的夜空。

紧接着是一阵“砰砰、叭叭”的枪响……

不好！出事了……蒋介石一惊，本能地从床上坐起，急急忙

忙穿上衣裤。

枪声如炒豆般越来越响，吓得蒋介石一身冷汗，穿衣服的手都在不住颤抖。

他惊慌地跳下床，望着窗外黑压压的夜空，只见子弹的曳光正呼啸着朝这儿飞来。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手下的卫队已向 he 住处五间厅的平台奔来，架起枪朝下边大门方向射击……

顿时，蒋介石清瘦的脸色变得煞白，身上感到一阵阵寒意。他那神经质的头脑已敏感到事情不妙，一定是祸起萧墙，西安兵变了……

枪声还在继续，越来越激烈，还夹杂几声手榴弹的巨响。

再不能延宕下去了！否则就会束手待擒。怎么办？情况紧急，如何脱身？蒋介石焦急地环顾了一下室内，蓦地瞥见房间有个后窗。后窗紧连围墙，翻过墙就是骊山山麓了。这时，贴身卫士竺培基已奔进房内，急问怎么办？

情急之中，蒋介石想起了翻墙逃跑的主意，就顾不得穿鞋戴帽，披着睡衣就从五间厅的后窗爬了出去。

卫队已和张学良的队伍接上火了，枪声十分密集。子弹打五间厅的屋上、墙上，有的从玻璃窗上射进屋内。

汪日章也被枪声惊醒了，吓得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虽说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可从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战斗场面。枪声就近在咫尺，子弹就从头顶和身上呼啸而过。太可怕了，作为文弱书生，他只能听天由命，穿好衣服躺在床上听凭事态发展吧。

他瞪着眼睛，望着一串串子弹的火光，脑海在急剧翻腾……今夜的事变虽然发生得很突然，却是由来已久。他已经隐约预感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这种兵戎相见的局面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一到西安，汪日章就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从一封封电报、函件中，他已看到危机四伏，西安兵变已在所难免。

于是，这几年发生的事，一幕幕在汪日章眼前急速掠过，交

又叠印在他面前……

12月12日，这是个惊心动魄的日子。可西安事变的发生，决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一时心血来潮的鲁莽行动；而是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是日趋高涨的抗日怒潮的汹涌澎湃、奔腾倾泻的表现……

1936年10月30日夜晚。洛阳陆军分校的大客厅内华灯齐放，披红挂彩，热闹非凡。厅内正在举行一个别致的生日宴会。参加的人不多，只有一桌，布置却极为精心。

蒋介石正襟危坐在大餐桌的上首，身穿银灰色长袍，显出一副寿星公的端庄派头，微微含笑地望着众人，炯炯发光的眼睛使人有些望而生畏。

他的旁边坐着娇小妩媚的夫人宋美龄。她穿着一袭珠光宝气的丝绒旗袍，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项链、耳环在明亮的灯光下熠熠生辉。

大餐桌的中央，放着一个特制的生日蛋糕，差不多有小圆桌那么大。上面不仅用五光十色的奶油浇塑出斗大的“寿”字和英文字母的“生日快乐”；而且还在四周点上了50支红红绿绿的生日小蜡烛。

50支小蜡烛，代表50岁。这个生日大蛋糕是财政部长孔祥熙专程从南京定制，由飞机送到洛阳的。这个自幼受英美教育的洋买办可颇有计。特地挑选这很有洋味儿的生日礼物，献给这个既是他主子又是他连襟的蒋介石，可谓是用心良苦。现在一下尚猜不透蒋介石是否高兴，至少宋美龄的笑意已写在脸上。她笑容可掬地朝姐夫会心地微微颌首，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蒋介石咳嗽了一下，就装模作样地开始他的生日致词：

“现在，正是国难当头。中正有意到洛阳来避寿，是不想惊动

大家，更不想铺张糜费……没想到大家还是这样盛意，要为中正祝寿……嗯咳！实在不好意思……”

为什么蒋介石放着好端端的 50 岁生日不庆祝，而要到洛阳来“避寿”？不详内情的人感到大惑不解；熟谙底细的人知道蒋介石这个举动大有文章在里边。

当时的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正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使他焦头烂额。

在此之前，蒋介石正来去西南，行色匆匆，疲于奔命。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飞机、火车上度过，每天都要操劳 16 个小时以上。真使他有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感。

先是为着平定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股势力的反蒋行动。蒋介石在 9 月间到广州，用派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利诱陈济棠部下余汉谋脱离陈济棠。这样没过多少时间，陈济棠完全失败。他的空军为戴笠、郑介民收买，驾机到南昌投蒋，陈济棠只好逃到香港。广东问题宣告解决，广西方面的李宗仁、白崇禧也看风转舵，与蒋介石暂时妥协，握手言欢。

两广问题解决，蒋介石原想在广州好好过个中秋节。然后再到杭州、奉化、上海等地周游休养一圈，再后回到南京过他的 50 岁生日，大大庆贺一番。没料到这时不断接到各方面情报，说是西安方面情况很不稳定，这使蒋介石很伤脑筋。

他除秘密令饬嫡系部队 58 师师长俞济时等向陕西挺进以外；幻想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以及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私人关系，亲自来挽回危急的局势。

他断然作出决定，并通报全国：为了应付国家困难，也为了推行“新生活运动”，不准全国各地为他祝寿，他已“避寿”去了洛阳。

正因为不举行寿礼，所以参加今晚生日晚会的除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外，左右就座的只有一些随行来洛阳的僚属。其中有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侍从秘书汪日章，蒋

介石堂侄蒋孝先，蒋介石外甥、侍卫官竺培基，医官陈方之等人，大都是侍从室官员。

这些人不是蒋介石的族亲同乡，就是黄埔同事、学生，都是忠心耿耿的心腹，为他所了解和放心的人。

既然是生日寿宴，参加的人也就竭力想把气氛搞得热闹欢乐一些；可是蒋介石脸上笼罩着一种阴沉的神色，使席间变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宋美龄也只好强颜欢笑不住向大家招呼，以免场面过于冷清。

大家照例礼节性地举起酒杯，向蒋氏夫妇祝酒，说上几句外交辞令。八面玲珑的宋美龄也就见机行事，以娇嗔的目光望着蒋介石，用动听的声音说：

“大令，你该吹蜡烛了。”

“吹蜡烛？”蒋介石一下还没有回过神来，不知夫人这突然的提议有何用意。

“你吹灭生日蜡烛，我们大家可以吃蛋糕哟！”

“噢，噢——”蒋介石这才明白夫人为何叫他吹蜡烛。

“对对，请先生吹生日蜡烛！吹蜡烛……”

桌上的人都大声附和，表示欢呼。有几个还轻轻拍了几下手掌，想拍出点热烈气氛。在自己较亲近的人面前，蒋介石都不要人家以职务相称；而称之为“先生”、“校长”，以示亲昵。

蒋介石把目光投向 50 支熠熠发光的小蜡烛，心里却发起愁来。这本来是很有绅士派头的余兴节目，但寿星公却感到犯难。这 50 朵微微跃动的火苗虽非熊熊烈焰；但一口气吹灭也非易事。蒋介石已年逾半百，先天不足，再加后天失调，未到 50 岁便把头发和牙齿都折腾光了。新近刚装上一副假牙，不光漏风，底气也深感不足，运气吹烛恐也艰难。

但他想到自己是堂堂的党魁国首，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在公众面前有着崇高形象，吹不灭这些小蜡烛岂非坍台。他决定唯夫人之命是从，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硬着头皮，运足气功，按

年轻时向上海滩帮会头目学来的运气方法，把一股气从丹田提升，鼓着腮帮子向蛋糕四周的小蜡烛喷去……

“扑——”他虽然一口气吹灭了靠近嘴边的几支小蜡烛，但稍远的那些蜡烛只是抖动了几下光焰，并没有随风熄灭，仍是顽强地挺立着，闪闪发光。

正准备鼓掌捧场的同仁们，“好——”字还没喊出口，手也没敢拍响，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怎么表示才好。

蒋介石赧然变色，脸上顿时动容。他突然联想到这个大蛋糕就像是一个中国地图的模型，这50支小蜡烛，就像遍地野火，在向他表示示威。他虽然鼓起胸腔中所有的底气，但这些烛光野火只是在飘浮的气流中摇曳了几下，依然颠扑不灭。宋美龄一见情况不妙，连忙打圆场地说：

“切蛋糕吧！大家吃蛋糕，吃蛋糕……”

她拿起银刀叉，对准大蛋糕切割下去。“寿”被切成两半，“生日快乐”也成了零星的英文字母，连那彩色的花环也断成了一段一段……

望着四分五裂的蛋糕，蒋介石气馁地坐了下去。宋美龄首先把一块蛋糕放到他面前的盆子上，可他却一动也不动，根本不想吃。

这是个象征，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这气氛黯淡的生日宴会，这50支摇曳不定的小蜡烛，这碎成一块块的寿诞蛋糕，决不是好兆头！

“先生这几个月公务繁忙，旅途劳顿，还是早些休息吧。”陈布雷早已把蒋介石的神色窥透，深知他内心的复杂活动，就得很得体地提议道。

“对，对！先生早些休息吧。”大伙也知趣地大声附和，纷纷站了起来。

蒋介石就离座而起，在宋美龄的搀扶下，向大家歉然地一笑，然后招招手就离开了大餐厅。

其他人也紧随其后，悄没声息地鱼贯而出，生怕惹恼了前面的领袖。

蒋介石、宋美龄这几天住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校长室。这时洛阳分校的实际负责人是教育长祝绍周，浙江绍兴人，对蒋介石很为忠心。一见蒋介石来洛阳避寿，就把校长室让出，让他们夫妇居住。

其他随行人员白天跟着蒋介石在军分校办公，晚间就宿在一辆专列花车上。那是蒋介石御用的专车，共有 12 节车厢，既是交通工具；又可作办公、住宿的地方。

二

侍从室，是“蒋介石官邸派”一部分；对蒋介石私人关系最密切，西安事变中牵涉到的人也特别多。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交代一下。

侍从室，正式名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编制可分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3年前后，那时还没有侍从室名义。只有侍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人员等人，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称之为“官邸”人员。

当时侍卫长由王世和担任。他也是奉化溪口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因为和蒋介石是同乡，上代又是世交，所以他成了蒋介石心腹，担任侍卫长，全面照顾蒋介石。

当时侍从秘书是毛庆祥，他是蒋介石元配夫人毛福梅家的亲戚。同时又兼职中将机要室主任，任务繁忙。一时为蒋介石做侍从秘书工作忙不过来，要物色一个相当的人选。

这时，汪日章刚从法国巴黎最高美术学校油画系毕业后回国不久，先执教于上海美术、新华艺专，任西洋画系主任。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他有一次到留法同学毛庆祥处叙旧，恰巧碰到蒋介石走进来。一听乡音，谈及乡亲旧谊，才知道汪日章是蒋介石母舅孙琴凤的亲戚。

孙琴凤在宁波开新顺杂木行，一直对蒋介石幼年和生母王采玉给予不少帮助。蒋介石在宁波读中学，常去探望这位母舅。他